東川劉文簡公集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

序

送蘇祖禹司訓中部序

師以道得名古者不專設官漢興始有博士唐有博士助教宋有教授學録諸官然皆長吏得以辟置國家稽古右文法立大備凡天下郡邑皆有學學必有官官之所事脩身以律士講學以教人凡簿書錢穀刑名類皆不得雜之責之專任之重視古有加矣郡邑有官屬故事守令臨之森然冠屨之分相見必趨相過不坐有禮會不敢與厦若小侯之事大國其

不職者得叱辱捶楚之若師儒之官雖亦在屬中而皆不得以此相臨每相見如賓有禮會必與蓋亦所以重而尊之也於乎以吾一介儒者班列品服皆混於等夷之中而上下之優異乃如此爲若官者可以不自異於等夷乎頹習俗移人往往置其所自重者反於區區勢利之薰灼而委心焉求其所職其賢者則季考勤也月書具也束脩不責也不肖者反是甚有視學宮如傳舍亦無絃誦之聲者於乎使師儒可以是盡之則夫人皆能而上下之間亦豈必如是之優異耶其所謂以道得名者惡乎似也吾鄉蘇君祖

禹令年有司以名薦禮部試於　廷授訓導中部祖
禹有德邑膠幾二十年豈不於古之人物風俗治道
悉究雖今之人物風俗治道其所以盛衰隆替莫有
遺者然則師儒之賢不肖與能勝其責任之重與否
固有所慮矣今之中部也異日有以師道蜚聲於關
中而出於等夷者必吾祖禹也抑中部令任君象之
吾同年友頃以翰林庶吉士爲才御史假令於此蓋
有志乎古之循良吏非若世之仕者以敢擊行務汲
汲於名者大抵守令師儒事皆相須但異尊與咸耳
必風示不二則趨向一今任君施之以政祖禹率而

行之吾見教之易行也祖禹行同鄉者相釀致贈吾故序而預道之

送吳汝和乞改官南京侍養序

戶部副郎吳君汝和迎養尊翁於官所越七年疏乞改官南部便侍養　詔改副南京職方郎汝和世家金陵初舉進士試政戶部即蓄此志計年資未知所適有難預語者會當道者請增屬僚銓曹即序用汝和故不及以情言既志不可遂乃為迎養之舉非得已也然南北風土老者異宜而汝和又亟以賢勞事事於外故翁雖迎養終屢莊舄之懷而汝和又不獲

賜侍於是有不釋然者矣今之請銜
聖明以情允俞盖不獨汝和喜凡知汝和者皆爲之
躍然也汝和春翁南還燾之官陳君宗文丁君應韶
相率同官者送之而屬余以紀事之任嗟夫孝本於
性發於情凡人非伊陟宜無不知所以事其親者夷
考春秋戰國以降敗倫滅性者往往而是獨考叔以
純孝稱於左氏子騫以孝哉稱於尼父兩漢而下太
史公班孟堅范蔚宗於忠義游俠文藝隱逸之類皆
列傳而無所謂孝友者至歐陽文忠公始爲之豈以
爲無所輕重而不傳邪或如春秋戰國者無可傳也

抑嘗即文忠所傳讀之蓋皆委巷之夫不幸而遇非
其時又不幸而適遭其事大率昌黎所謂毀傷支體
以為孝者然後知古之人處其常而不以一行稱者
多也然則文忠所傳豈人子所得已哉如汝和仕既
適顯翁高年方康強無恙又際　聖明孝理天下得
如所請是皆人子所願欲而不可必得者今之南也
翁既安其鄉土之適矣汝和出則治事於官入則定
省於家則豈獨於孝足稱哉汝和自官戶部嘗督餉
三邊監賦河南山東及總出納於兩淮京倉又嘗使
山東河南催運天下轉輸儲蓄三關糧草兼提督織

轄婺郡諸倉所至寬不縱弛嚴不刻虐事集而民安雝然聲稱蓋其孝之根於性而移於所事如此計是而往則所以建立於時垂休於後者可量也哉春方嘆二親在蜀欲爲此舉而不可得聞二君之言遂喜而序之

送范廷用尹慈利序

世皆以縣令難爲而福民甚易以其易則凡懷負才美者大之不得爲公卿坐廟堂相　天子以行道於時次之不得列臺諫論政事失得以補拾遺闕則皆欲居之使環百里之民有父母之戴亦道之行也然

而官不過七品耳凡榮辱得喪有長吏焉皆得以情加之得其心則闒茸𢮎𢌿黄之譽否則反是故其勢難爲嗚乎亦甚矣哉　朝廷建學育材養之於未用之時而器使於可用之日固將有所資而吾之所以受任者亦惟行所學也即以令而論令在牧若民而榮辱惟能否是視矧公議在人不以一日而忘使能其事雖不獲乎上必獲乎民雖不得譽於今必將垂譽於後古之人如郎墨毀言陽城自考竟伸其志於當時况後世哉吾鄉范君廷用少負大志讀書明理屬文有奇氣先生長者咸器重之當必大顯達然自

領鄉薦懷抱利器累試春官弗售人若不堪君不色愠蓋其所養厚也今年夏乃謁選銓曹得知慈利縣慈利雜蠻獠無戎衛環戍外徼非負才局威望不足鎮慴其心　命下同鄉士大夫咸宜之屬余以言賀春於君業同學為先進知之深觀其志畧不以外物少動於中者其於禍民之易正所樂為而難為之論非所教也今世仕者往往惑前議少變其初故循良之績不滿天下則明日有蜚聲於湖南者非吾廷用其誰歸余忝在載筆後庸俟大書特書以耀於無窮云

送陳思遜倅山東運司序

鹽之有稅昉自夷吾相齊後之英君誼辟率藉以資軍旅之費助賦斂之不及未有罷之者然罷之則縱末作資游惰盜侵暴故君子曰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蓋確乎有見者我朝置轉運之司領之亦以此但法久弊生故富商大賈恒累萬金而業以爲生者至扼無儲粟財不積於上而民就窮於下豈所以損有餘補不足之意耶然則有用世之心者吾未見其晏然而已也成都陳君思遜明三禮成化乙酉鄉薦第五人遊太學友天下

士窮理養心之外凡世之兵農錢穀有司之事無不講盖將有志於經濟之業者覬一對　大廷以成其信然試春官餘二十年竟不遇豈天靳於斯而昌於後邪知思遜者固重惜之而思遜了無輕重於其間也今年夏乃循例得倅山東運司余同年友許君文厚屬為之贈自古興利之臣何世無之然往往投隙於其主英明之後及其術一售則亦賈禍不細後之人議其主者未嘗少道其咎也嗚乎君子立心操行要自有道非以時之上下變易也使不幸而遇其時猶當思所以捄之况非其時而為之作俑乎今

聖明紹統軫念民艱凡百弛張之典皆思所以止費
裕民故鹽榷之官慎簡乃察思遜所遇不可謂非其
時矣嗚乎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易曰損上益下
爲益古之聖賢非徒爲無益空言也世之君子亦非
不講明而熟玩之顧功名富貴迫逐其心鮮有不姱
阿渙忍以投時好者思遜懷用世之心久矣今又遇
其時而民之就窮者抑又所當採如是而不有所爲
以自樹立則不用之類耳吾聞思遜尊翁官千戶以
舉職進階明威將軍今伯兄思實襲補爲能官方進
未艾思遜行將振起於山之東則明日簪纓縉紳於

門者夫豈徒閭里之光庸書以俟之

贈御史趙君文鑑考績序

御史古官也自公卿及百執事臧否皆得以言凡天下兵農錢穀之利害皆得以建白興除其任愽其責重故非特公卿百執事知所欽慕雖武夫悍卒童稚婦女不知法令者舉漠然無所顧忌惟語及御史則惶汗悚慄是故法令之行惟御史是聽而世之負才美者恒願居之然而非所樂也盖其任愽則不能無恩讐毀譽於人而榮辱得喪所由係焉其責重則又非淺識狹量汲汲於名利者所能居也雖然此亦不

知道者耳古之從仕者爲人則凡大言大利小言小利知爲國謀而不知爲身謀知爲天下民生休戚計而不知計一已之休戚是固所欲居也抑豈非所樂者耶吾蜀永川趙君文鑑天順壬午領鄉薦越十年始舉進士拜知縣又十年始得徵爲御史君初知縣於長沙瀏陽地僻遠民聚胥俗惡厲乃除殲革邪數和於下又陳事之可興革而不得自專者於當道皆行之因以知名及爲御史設施益稱其才按治兩淮諸權貴無敢怙勢撓法稽察江西茶牘宿弊剔革歸其長以公正激揚旌之蓋其爲人之心自蘊於發軔

之初無一日不然也然則御史乃其所宜居亦所樂居豈以區區得喪少動其心者哉今年滿考績最得推贈其親如其官雖已不逮而所以顯揚之者亦至矣同官者榮而賀之屬余以言嗚乎余言曷足爲輕重顧公於家君爲同年且同官知之深今

聖明在上崇獎言路以振紀綱於御史言無不利如君之賢適維其時則非惟得益展厥蘊而功名富貴將追逐而不舍也顯揚之孝豈但如此庸書以俟之

送周制中二尹寶鷄序

邑有丞所以參贊令之所不及古者設官尚書有左

右丞御史有中丞令之制寺監猶有丞公卿而下雖無丞之名然部省有左右內外臺有副有僉政有大小職有崇卑其爲丞之義一也昌黎韓文公記藍田有曰丞之職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則然矣又曰惟涉筆占位署浸不可否事乃以爲丞負宜不能無議於後者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烏有既爲丞知其職乃獨狃於習俗而以擲溉爲公事是孰負我余友嘉定周君制中遊太學幾年懷抱利器不得用今年謁選乃得丞寶雞瀕行同鄉者榮而賀之丐鄉進士楊君正元劉君道行屬余以

言贈於乎余言曷足爲輕重然慕回路之義故以是語之抑余猶有告焉宋文節楊公在紹興初爲零陵丞時張忠獻謫永杜門謝客文節固求見乃勉以正心誠意之學文節服其教終身因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後爲名臣夫忠獻在當時以身繫天下安危而文節剛方博大亦推重於時乃以誠意相勉則二公之所操履蓋可知矣況非二公者乎然則制中之丞實鷄也試以忠獻之言時省而力行之庶幾能不負丞者毋曰聖賢之事非所敢聞也或曰今之官惟以苟且集事爲賢以二公之論告人非迂則誚於乎誠之

道隨所居所稟無不可行者歟乎上無足恭施於民有實惠交乎人絕面從而心異如爲世俗之言則蹈昌黎丞召貢之譏亦非諸君所以贈制中也

送唐敬之節判考績還任序

成化丙午秋唐君敬之以太學生謁選銓曹得判通州越三年今上即位之二載寔弘治乙酉冬初考績最復任同鄉仕于朝者榮而賀之屬余曰通之爲州北距京師不四十里近凡粟米力役之征外苛責百出朝令而夕不得則見譏於人且公卿大夫以及內廷侍從出使南畿閩浙楚蜀兩廣山之東江

之西及是處之有來者道必經焉勢不能無所需索
迎謁有不如意皆能以勢臨之故凡吏于其土者必
通敏有才識始克濟然以其征輸之繁民無息肩之
期故編戶於里者率移徙他所不完而爲之長者益
難今敬之任職三年寬不縱弛猛不苛刻惠而愛戴
於人非負才局有愛民之志者不能因見器於部使
者聲稱勸恪是可與也盍一言贈之乎余曰是則有
然者抑余於敬之不但今日知其然也敬之先尊甫
翁於寒族誼有瓜葛情好通家余因得而悉之其先
世隱德至翁治産積居與時逐不窺市井不行典邑

致富然好行其德人有急者周之無難色負者不固責償凡吾鄉稱富而好禮者必曰唐君自郡之長吏皆與分庭抗禮而郡中之賢豪無不折節相友善人謂翁之所積者厚不在其身當在其子也及觀敬之循循雅飭惟知事親交友爲事雖處豐腆未嘗以氣陵人人又謂敬之所就益未可量也然則唐氏積累於先而發于敬之敬之脩於其身而見於旣遇其固然哉昔蘇長公論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又曰張湯宜無後者也余始疑之及跡湯之行皆酷烈舞智御人始信長公之論敬之有弟曰仁嘗從余遊育德郡

胗駸駸嚮用令以是究之則翁之所流澤於後者當未艾而敬之所以膺禄位於將來者如上丘陵自卑而高矣是宜序而贈之

送陳君嘉言尹江津序

弘治庚戌江津令闕負其小人曰令所以牧民也安得奉法循理治勤惠愛者爲之使吾民有所息肩乎其君子曰令所以宣德流化也安得愷弟樂易敦本務實者爲之使吾人有所矜式乎於是相率言于所司以聞于　上越明年得陳侯嘉言往蒞其任維時邑人鄉進士楊廷衡合邑之寓京師者謁之退而語

曰侯之貌恭而和言直而信德厚而有容邑人之情其殆有所慰乎乃來語余屬爲之言春郡人也江津郡邑距上流百里有餘凡令之淑慝政之美惡皆波及焉聞廷衡之言竊爲之喜而心賀也誼不可嘿則以所私念者與議之世之論守令者必曰龔黃卓魯天子以是責於監司曰有是者毋匿不聞用旌異之爲守令勸監司以是責於郡邑曰能是者吾不敢蔽否則式惟爾罰其爲守令者亦以之自期待似也然嘗究夫時之所舉與所行者乃相違焉何也史稱覇溫良有讓遂忠厚剛毅茂寬仁恭愛恭性謙退至論

其治狀大都力行教化而後誅罰視民如子躬率儉約督民樹蓄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未嘗事敢擊以崇赫赫之名者律以今所稱所行則所謂其名是其人非者得無似之乎然則尚友四子者必求於古無慕乎今則名與位自迫逐而不舍矣廷衡曰子之言是矣顧習俗與世移易四子者在昔固宜今欲似之僅可得乎民耳而欲獲乎上殆與操瑟立齊門者類也余曰古與今不相遠而四子在當時亦不甚爲人所知如遂僅爲郎不任公卿霸連貶秩後始封建成侯茂在密人嗤其不能治光武下詔褒美封褒德侯魯

起中年止為博士後始位司徒要之四子之心惟知職之所當為而能勝之他無所覬恭其所以名位之重垂於後世則亦是非之在人心者終不能泯耳故篤於好古者不得於上矣亦不得於民乎不得於今矣亦不得於後乎況又有得於上得乎今者也廷衡曰子之言君侯之德也邑人之情也請書以贈之

送宰關城俞國器序

戶部尚書員外郎內江李君邦爾語余曰吾邑俞氏國器名家子也其先吉之永豐人自高祖均可洪武間知渝郡遂家今邑中為望族伯祖有諱義者仕為

戶部主事至雷州太守而彥斌彥明則以入粟被
勑旌異大父彥剛父尚節皆隱德不慕仕進諸父兄
有曰簡今主宣城簿曰秉檢校保定府曰順主無錫
簿曰憲順皆樂育於邑庠駸駸嚮用令國器又以少
辟從事蜀都閫下得宰闗城其才之進當未艾子文
宜敘事得不靳一言張而大之幸也余旣唯矣竊嘆
世之名門右族未必不由祖先勤儉忠孝以成立之
深有味乎直清之言者盖非特其德善之報而氣習
薫炙涵養亦有然者國器之行余固喜談而樂道之
也雖然闗城幾甸喉襟之驛近自太原中州遠極關

陜荆楚又遠極滇蜀嶺南使者之往來縱橫旁午於道凡館餼輿馬之給授使賓至如歸去無留滞皆職也但所具悉自江南富室江南距畿甸三千里而遥則民之遠役而来非土著也又以奔趨孔棘無息肩時則民之役於是者寔重且勞也以非土著之民而給重且勞之役　國家所以使民之義蓋有不得不然者為之長者不知所以撫而輯之則其勢易以渙散而我之職有未易盡者況江南之民力亦竭尤所當念者乎於乎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國器以冢聲之舊承之誼有所處矣由是而行

先世之慶以延續將來之休其在此夫余不佞姑書以俟之

送戴惟賢任沅陵序

吾渝友戴君惟賢先 太子少師工部尚書定菴江公女夫也定菴以閎才博學登進士累官翰林學士位公孤一時功在 社稷流聲遠邇海內之士仰下風而望餘光者久矣而惟賢乃得締親於其門蓋庶幾坦腹之擇者自是感激日淬礪舉子業遊大學友天下士涵養成就餘二十年乃得尹於沅陵君子曰定菴之擇婿不爲不明而惟賢之立志亦不可謂不

篤也將之官其友人鄉進士曾惟臣楊廷衡屬余贈之自古聖賢豪傑功業著於當時言論垂於簡冊非不可仰可師也然上焉者如皐夔稷契旣自以爲不可及矣次焉者如漢唐宋諸子或以功業名或以文章著固亦可法然歷世旣遠簡帙浩穰則亦有讀之而不盡盡之而不能無疑者是則聞之固不若見之真也仰其空言於百世之下固不若承其謦欬於當時也如定菴者究其柄用正統景泰間今已餘三十年豐功偉烈人猶喜談而樂道之後世安知不有以漢唐宋諸子爲議者則惟賢旣親薰而就炙之矣嗚

乎仰聖謨則賢範其於持身治人事君之道必有得於心而不可以言傳者則今之得陛美秩固宜也得之矣安有不知所以行之者乎昔晏元獻公擇婿而得富獨後果以道德功業著然則惟賢往矣其名位雖未可遽相埒於富鄭公而所以揚休振美如此其跡有異乎否也惟賢家世業儒好禮令伯兄景瞻仕陝西邠州判從子收丙午鄉薦積學有待衣冠文物之盛萃於一門盖方進而未艾云

送貳尹杜敬之任吳江序

遂寧杜敬之初爲南城兵馬踰六年以憂去起復改

東城將九年擢貳吳江尹君負幹局而尤勤慎沈敏故蒞二城巡視御史上章舉薦者再民之稱便者人無間言近又以其將秩滿也羣數十人赴銓曹保留其善於官可知矣此膺擢將赴任同鄉諸縉紳致賀而民部主政王君廷鳳屬余以言夫京師輦轂之所寓四方萬國之人會焉廬居鱗次櫛比而其貧富貴賤強弱狠怯紛乎不齊也故訟牒獄案日不虛至或有善結納依附者決遣少不得其心遺毒伺發無得免其蒞於人也則自 禁內之臣以及府部臺寺親軍之所無不以事相統攝其所任則水火

冦攘之救禦衛路溝防之修飭咸責焉故仕于京者依

日月之光而遊車塵馬足之奔逐宜無不可居惟語及五城則雖負異才者亦惴惴焉不敢吐氣蓋難乎其成績也久矣君之爲若易易然而復勤當路之劄薦感細民之挽留是何以得此哉則敬之持是而往蓋無不可爲者况於一邑乎抑余聞之吳江中吳劇邑也民俗勤於治生而士習篤於禮讓故遊宦之處例視之爲善而其脂膏亦足以自潤也然不知民之弊亦無以異於他所者世俗之吏方巧肆誅求以逃已責而不暇他恤於乎 國家財賦胥此焉出

且爲南北之喉襟爲民上者不知所以培養之而乃月削歳括其將何所頼乎論人之材固以能濟天下之事爲賢也然拙於催科勞於撫字者至今人猶稱之以此易彼其得失何如也然則敬之行矣其尚勗之哉不逐世俗之所尚不違民心之所慕使異日吴江之民如二城之保留愛戴則聲實日流於

天朝雖欲辭顯不可得矣

壽少司徒王公七十序

少司徒華容王公以正德丙寅七月再疏乞致仕

詔許乘傳歸時春秋方七十十月　日爲初度之

辰夫人與公同年而其衣褐不及公　日公在位
凡諸公卿歲值誕日皆舉禮賦詩歌祝頌公既去而
禮不可廢乃如故事屬余序之夫壽者五福之一也
人孰不欲艷而欲得之我顧常為閒曠優逸之人所
擯而有名位職守之所企慕而不可必得者即有之
亦十之一二耳豈非居其位者勞心以耗神食於家
者安意而肆志抑名者造物所忌而富貴壽考又名
之最者也固不能以皆兼耶茲公以盈滿為懼以靜
退為高辭榮於方盛之日而求閒於未老之時無勞
心耗神之役有安意肆志之適則自今而往其壽可

涯祧是宜諸公之祝頌也余所竊喜而欲壽者則又有出於此矣進退者君子立身之大節而禮義者所以爲進退之決也古之君子進以禮故三揖而後進退以義故一辭而遂退其進也非有所覬慕其退也非有所繫縶此所以言有所用而道有所必行也後世禮義不明貪進忌退乃有欲進而矯飾以爲辭當退而躁急猶不已者則其利征欲趨無時而息尚安能直行其志以裨益於時衹公之進也自發軔以至守劇郡伯名藩晉總憲度奉

天子之命撫安齊魯咸有聲績傳誦於人由是陟佐

國計於民部受知　主上荐被　簡用余竊窺之則
公惟以其篤實之心見於謀猷設施上求報於
天子下求利於斯民而已未嘗務爲激烈刻削之行
以欺世釣名者及其當退也則取必於歸雖
溫詔懇留而不肯一日安于其位是其進退之間從
容於禮義者世豈多見之哉此固吾徒之赤幟尤當
祝頌而不容已者也公舉成化己丑進士與家君爲
同年視春爲通家子弟知公之大者如此遂因諸公
之請一道之公於山巔水涯之間或一視焉當赧然
笑曰是亦知我矣

送太常少卿楊君省親還建寧序

太常少卿楊君晉叔疏乞省其母太恭人於家上方以孝理天下重違其志也　特許之賜賫𩋖爲道里費於是鄉之縉紳大夫歆艶其去釃餞於東門外酒行半有執爵而言者曰晉叔始舉進士筮仕銓曹陟副郎踰六年疏乞省其母時太恭人初膺太安人之封也今又由副郎陟考功正以至太僕少卿不踰年再轉太常會　今上即位上　兩宫尊號覃恩而太恭人即由宜人晉今號是豈易得哉則由是而往其名位之崇如健者升梯舉足益高而益顯矣願

以爲君壽又酌而祝曰始太恭人之稱未亡人也茹
蘖銜恤豈豫知有今日顧惟禮義所在服之不替以
終其身焉耳而自天祐之篤生太常穎敏惇恪致位
於　朝以貤榮於親而恭人荐膺　寵命年尚未艾
則今太常之省其母也金緋在躬固異於昔日安知
後日又不有異於今日乎願以爲恭人壽又酌而祝
曰士之窮通貴賤何暇枚數要之德厚者流光而功
大者垂裕於後耳惟太常爲建安少師文敏公之曾
孫文敏在永樂宣德正統間以德望才名弼亮
先朝時天下稱三楊者公其一也其功德之被於當

將垂於後世盖未易言顧其後將及百年雖多以科
第著名而顯者今僅有太常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
始非晉叔安歸我願以爲楊氏壽於是各舉族行酬
囍懽而退晉叔雖孫避有不得而辭者矣晉叔就道
地官郎陳君子居屬余以言贈余與晉叔以成化癸
卯各舉于鄉偕卒業成均相友善聞其言而壯之遂
書序行李時晉叔從兄恒叔亦以京兆少尹先一月
乞省親歸家庭天倫之樂閭里晝錦之榮盖必有攟
管賦之以繼伐木行葦之什者然世亦豈多見哉

贈費子羨序

鉛山費生子羡偕其從子懋中省其兄太常先生於
京師旣閱兩月過余言别且曰某承世業凝神用志
於鉛槧者亦久矣而未能有聞於時貨不中度咎將
誰執執事者其亦有以進之乎余曰昔工師之爲明
堂清廟也楩柟杞梓無弗爲用然求其材必於鄧林
爲視商丘之野固皆臃腫拳曲而不中規矩繩墨矣
司服之爲冕弁也有五玉焉而其珮或以白玉或以
山玄玉或以水蒼玉然求之必於崑山舍此則燕石
瑞珉耳今太常甫弱冠以文章魁天下沉酣六藝出
入諸子百家而又以端慤諒直受知

主上俾執經史敷陳於　聽朝之暇其所以啓沃
宸衷以福澤天下者渥矣退而坐史館抽金匱石室
所藏以紀述　聖君賢臣之偉烈濵迤浩博無所不
該譬之木焉不爲鄧林乎譬之玉焉不爲崑山乎而
子欲有所進也顧舍之而竅啓寡聞焉是問殆好龍
而不好真龍者耶雖然江出岷山其始也若甕口至
楚國而廣千里不方舟不避風不可度又東而至於
海則茫無津涯此河伯望洋向若而嘆者也然則其
所謂大者不以其衆流所匯乎其所以至於大者不
以其流而不息乎則子羨之持是而往也吾將見其

擀鞦而來無聲震耀㛂羨太常所謂元方季方者不足多於前矣子羨其勗之哉子羨行與太常同年同官者賦詩以送而屬余序之

送都運邢君時望任長蘆序

同年友邢君時望居兵部郎中踰八年會長蘆都運缺銓曹疏薦君補之　命下知時望者咸嘖嘖稱異曰君明信謹厚而不務爲矯飾之行者也故事廟司馬者資歷既深不貳卿寺則鉅藩要地惟所之未有陟轉運於外者君膺是擢其心得無不釋然乎或曰是知君之淺者也時望世家褒陵其先尊公少宗伯

出繭林爲司成峻節義槩震動一時迄今海內之士聞其風聲者猶足以激頑立懦君登服過庭之訓發軔仕途回翔於鳳池鸞掖者將十年始有夏官之擢而其居夏官也飭公奉法職在惠民理義之所以養其心世故之所以堅其操者久矣是於升沉榮辱得失忻戚誠不能無所見也豈足動於中哉或曰時望志於用世非徒以懷鉛提槧爲事者也今天下山澤之利爲有司之征榷以供　國家之需者蓋錙銖無遺矣而用猶不給比司國計者慮無所出乃譏慱諸於卿士以求足國之道其公天下之心可知固不收

欲出朘削之術以爲巳利而虐吾民如桑孔之流也轉運者正筦榷鹽之任非脩潔不足以清利之源非明識不足以察利之弊非變通不足以處利之宜則如君者正將倚以濟時而公卿之推擇

天子之任用夫豈無槩於其間哉則時望茲往懐負利器其心固欲少攄以試於盤根錯節以副人知惡乎不釋哉余聞而壯之曰士固屈於不知巳而伸於知巳耳昔劉士安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而吕文靖請不稅農器王文正因以卜其異日之秉鈞自古賢哲之取人類以潔巳愛民爲尚也時望之

賢見知於人如此其策勲垂烈不可逆覩哉君濵行同年之寓京師者例爲贈而主客副郎唐君元善見屬遂書所聞告之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終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一

序

送憲副金君舜舉之天津序

古涪金君舜舉爲御史七年會　詔在廷大臣各舉屬吏之才識顯異者而御史大夫閔公疏君名于上不數月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天津蓋異數也君行鄉之大夫士例屬言者贈之而次及於余竊念君之尊甫先生偕家君舉成化己丑進士爲同年比補令山陰與家君餘姚爲同郡時舜舉與春則各以髫齔侍膝下雖未嘗一面而獲見問訊通家之好固

有神交之道也至癸卯余二人者就試鄉闈始邂逅旅次一見而通姓名遂莫逆尋放榜又同第自是登仕版聯班鵷鷺者十年餘定交之深麗澤之益蓋無有過之者則舜舉茲行固宜有以處我而余曷能忘言耶雖然詩曰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舜舉始爲大行人也奉使鄉國人咸跂慕相如榮耀不暇他恤君獨厭之凡所處情協於義而冰清玉潔瑩然無瑕蓋初筮仕而端方重厚之行已見異於大人長者矣比爲御史則持法執憲無所顧忌出按滇南發奸擿伏風裁震𢑥徼適士卒有踈虞者舜舉陽

爲招誘而陰馳疏于 上得坐靖其亂識者謂此事一失幾會則勢如燎原不可撲滅君之沉幾斷決善處大事如此可謂量而能謀矣繼巡京畿聲望亦烜赫老奸宿猾率先堅退不就後州縣之虎而翼者重足一跡不敢犯古稱鐵面御史人以爲不誣以是上下皷譽則今之往殆般之揮斤羿之激矢無弗稱者而吉甫之誦不有激於余裒耶抑古之君子其愛君憂國之心不以治平少間而其揆事宰物則恒圖難於其易爲大于其細也昔光武命郭細侯爲潁川太守曰潁川近帝城河潤九里與京師并蒙福也夫天

津今之潁川而憲臣之尊不異於古之太守地之所轄過于昔之潁川以君才望　天子不惜置諸侍從臺省之列而委專制一方靡鉅非光武寵任細侯之意耶顧天津一道將驕卒惰著自往時民已茹苦食辛而又加以強宗右姓寄莊沃土以肆其蠶食之毒勢之所在有司將校莫敢誰何則民之窮而不爲寇者亦幸耳而況又速以百吏之征需怵于勢之不容已者乎然則余所欲忠告焉者亦思所以圖其難于易爲其大于細而已矣於乎民有耕桑之樂士有扞禦之誠鴻鴈興歌碩鼠不刺使天津一鎮屹然拱輔

皇畿斯吾君所以簡任於君之意也亦君之所自任也

送太守張君之廣西序

廣西薄滇之東黑爨僰王獠白子雜居在昔據蒙段亦畧羈縻內屬自我　祖宗平定爲之郡縣而後化淡然其性情之得於地氣習俗終不可革也故吏于其土者自藩臬下務寬其約束治與華異然予嘗思之夷獠之性固不可槩於華而其好惡之情則無不然者顧在上者順之而已然順之而服逆之而背在華亦有然者則所以治之固有道而不專於寬矣昔

渤海困於饑寒而吏不恤盜賊並起龔遂躬率儉約化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然則即其初梗謂之華而夷可也以華之不得其情猶變於夷況夷者乎以其夷而一於寬宜其習俗之愈惡矣銅梁張君大卿起家鄉進士參謀左軍都督府閱二十年今擢守廣西五府本兵之地爵皆勳戚舊裔非科目士之傑然者不得仕其間蓋欲藉其謀猷如孟博於宗資公孝於成瑨也君純厚清謹而濟以弘才偉識故居府爲上所器重爲下所畏懷今守廣西其酌所以治之者譬之庖丁之刃批窾郤游肯綮而芒刃若新發硎直易

易耳或惜君老成鄭重地不滿其才然天下之事有似難而實易有似易而實難故如畿輔要郡領州邑堦下朝上堂聽號令者紛立堦下指揮得宜若難矣然皆吾民也威至無不行有才者可勉之如廣西雜蠻傜威不能讋恩不能懷非嚴明忠信以固結其心而徒恃才鮮有不激而與事者然則君之往蓋聖天子明見萬里其委任不輕而重也君瀕行凡在同鄉大夫士樂而餞之春隣里閒故以言見屬

送郝君立夫尹樂亭序

太原郝君立夫舉成化丁未進士越七年受知樂亭

縣事瀕行凡與立夫同舉稱同年者相釀餞於都門外而春濫以筆墨從事則屬爲言夫進士科目之極選也縣令親民之要職也尊所宜居委以州縣之勞立夫將有不釋然者乎而諸君所以爲贈則有在矣世之重内輕外者非以幼學之志但可行於内而違於外也勢焉耳因其勢而有不釋然者非所以爲立夫也立夫殖學致用蓋將圖不朽者豈以一時之勢繫輕重哉不以其勢則樂亭之往其於所謂不釋然者如水於海氷於夏日無少蓄滯焉者矣古之論不朽者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而爵位不與

焉蓋德功言立矣而爵位不顯其不朽自若也昉自漢唐宋以來其列於史傳者豈皆爵位之顯哉爵位顯矣而德功言不立則在當時已聲銷景沉而況後世乎自兩漢及今上下無慮千數百年而當其時都御相踐華膴要者未易枚數而其所以垂不朽者可覆視也一世之內僅如晨星落落耳而皆安在哉然則所以圖不朽者固有在否則爵位之勢適足爲譏議之資而已立夫忠信子諒聰敏負才局官無不宜居而樂寧特發軔之地爾其爵位之來當迫逐而不舍者而眷所以爲諸君以期於立夫者則有出於爵

位之外也余進士之同年者數視他舉爲盛而其登臺諫儲館閣列部寺以及諸布郡邑者凡若干人其所謂德功言者雖未敢遽論要皆駸駸焜赫於時然則明日有賦棫樸之詩以歌咏
聖天子得人之盛者必有攸歸而今之别固不當以驪駒之談瀆告也

送羅山尹楊威之考績還治序

同年侍御劉東之語余曰吾羅山自得楊侯威之也士有所恃而安于學農有所恃而安于野行者有所恃而安于途蓋其人慱雅剛介治務惠民而植癈剔

歙如就饑渴故一時英聲茂實播溢中州而撫按諸
公嘉其績爰抗章請改治他煩劇
聖天子方銳意久任責成之典遂不難違其請比奏
績銓曹書上上故事當復還吾邑人喜獲遂借寇之
懷僉曰宜有言以叙行李敢就謗焉余曰不知其人
覩於其友如君之言亶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者曷
庸辭夫古之仕者固恒以得親民爲重也而又恐不
獲乎民蓋朝廷張官置吏皆所以爲民也士而不得
乎親民之職則雖厚蓄蘊無由以施固諫官能言之
宰相能行之然非其人則亦徒掛諸墻壁耳是故君

子貴于身行之而不能不垂涎于親民之任也然行之而民弗利大者或牒訴奏甲小者或腹誹巷議則民惟恐其去之不速而亦安能一日處於其上哉此余於威之固竊爲之喜而又以慶夫羅山之人之得久蒙其休澤也或曰邑令之賢近例銓曹悉疏其名於
上馳檄而取以進戀臺粉署之職距威之自庚戌第進士迄今逾十年猶留滯一邑茲去固邑之人幸而君之心得無有不釋然者乎則將應之曰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昔錢若水對宋太宗亦曰以爵祿榮

遇而効忠于上者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則威之之賢固宜有所槩於其間矣而況夫前階要秩乃其囊中物耶東之曰此吾侯之心也庸以是朂其終俾無變於初

送長史胡君安節序

太倉胡君安節成化丁未與余同舉進士是歲
憲宗皇帝分封諸子爲王比冬　皇上詔公卿慎簡廼僚充輔導而余同年以才行穎拔者得十人皆授翰林檢討從事安節其一也安節忠信端慎其事
益王殿下數陳詩書禮樂之藴以發明忠孝仁義之

道貌莊而和言誼而正雖　殿下睿資天成作聖之
功所以自養者甚至若無待於人也而其啓沃開發
以爲山海之助者亦不少然則　皇上之簡命有司
之遴選固兩無負哉今年八月　殿下之國安節以
職當從行大夫士雅相善者皆醵餞於都門外而諉
余以贈别談者曰安節少以才譽重鄉閭執經負笈
者充庭守自成化戊子舉於鄉比丁未蓋浹貳紀矣
而其涵養造詣不啻流於旣溢之餘發於持滿之末
者今　聖明在上內安外寧廟堂而下公卿百執事
務慎守　祖宗憲章期與天下休養生息固也而新

進善事欲要時譽以事更張者亦不能無於其間如安節之練達重厚使得實諸臺諫郎署之列必有嘉言至論以裨公卿大臣之不逮者而乃僅使之講說於廣厦細旃之間其亦專而不能咸矣於乎書敘堯親睦九族而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詩論大宗維翰宗子維城以爲王者所恃以安然則親親之道未盡曷能化行於天下我長史王相也而德之休明與否繫焉而親親之道本之則所以咸臨之者大矣惟事必謹其始道必究其成安節之往也尚慎思所以廣獻納之益爲韋弦之佩如古之人富貴有箴進退有

節使世之誦維城維翰者皆歸德焉則固

聖明敦睦之意也安節行矣肅以是勗之

送涪陵太守廖侯孔秀考績之任序

君子之爲守令者苟有以得乎民則其在也人固仰之而其去也人恒思之如赤子於父母誠有不能須臾舍焉者否則其見於事非不集獲於上非不至謂之材吏可也非循吏也謂之巧宦可也非名宦也若此者民之畏之則有矣而未能愛之也愛之或有矣而未能思之也嘗觀兩漢而來賢哲之親民者未易枚數而其間有風裁搏擊令行禁止雖豪宗右族凜

稟股慄不敢少膺其餘而其名聲之烜赫百世而下
聞者悚然固也而所謂循吏者乃皆純謹篤厚先教
化而後誅罰而人之所以愛而思之者則在此而不
在彼焉豈民心之恩而神者真有可以誠感不可以
威屈可以欺於一時不可欺於後者乎太和廖侯
孔秀起家鄉進士爲吾涪陵守明白儁爽學務有用
所謂循吏者也蓋涪陵自侯視篆其治民馭吏事上
接下所以綱紀於其間者要皆有先後緩急之宜至
於右學養士化民厚俗之事則尤勤勤懇懇興廢舉
墜而略不見其有所爲者其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余

嘗得其治行於口碑以爲或者譽言耳比蒙
恩省覲於家道出其地則其惇厚明威之治可[illegible]
慕可談可頌若未能盡於言者及家居凡里巷章縫
之士所以愛念而歆羡之者甚至於是而嘆侯真有
以得乎民而非世之巧宦材吏暴於外而無實者之
所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侯者何古今人
不相及耶今年考課銓曹當復任進士牟元夫偕涪
陵士謁余曰涪民之感侯侯侯之得乎涪民夫人知之
也昔侯之來民咸謂當不獲借冠矣茲幸復得假綏
斯土則其歡忻鼓舞盖有出於美稷之迎細侯成都

之頌叔度者盍爲之言以道其志泄其私使涪人歌而迎於江濆則後之傳循吏者有所考而世之爲守令者知所從事不亦韙歟乃從其請繫之以詩曰

明明我侯臨下有赫引養引恬我心胥悅百爾孔惠光于先烈乃安於田樂彼豐年我有父兄不傲不愆侯之去矣憂心悄悄侯之來矣央央旂旐如松之茂如川之長福履綏之以殿　天子之邦

城東叙別詩序

城東叙別詩者何吾蜀諸縉紳大夫餞送太守胡君夫叙於都城而作者也送者眾矣而太守之送君此

者何太守之别縉紳之送固有異也其所異者何天叙丁未歲進士而吾蜀同舉者三十二人今距丁未才十有三年耳而仕于 朝者僅六七人焉於六七人之中又有如天叙者復作硎去故五六人者感離合之不常爰爲具送君城東而各賦詩以致意也詩必分韻而韻必以無疾其驅天子有詔者何昔韓昌黎送陸歙州惜其專而不能咸作此詩泄願留者之思若曰天子當有後命云云也天叙志大才高藴經濟之畧而未得位以效其尺寸往北虜寇邊陲天子軫念遣大臣儲芻餉並邊要害時屬東山劉公

公選于衆既天叙從行至則綜理調度克成厥績聲
聞聿著會　詔公卿薦所屬而太原周公以君舉決
數月遂擢守鄖陽跡君所履雖大受非濫乃嶄守僻
郡豈非資格所限大臣亦不敢伸縮自由則於此行
也得無不有容已者而徒爲衆惜於其間乎惜之而
覬有所徵召於將來此畐黎送陸之詩若有冥會焉
者以是分韻固宜雖然予復有說焉備患易救患難
鄖陽在楚界兖葉秦汧襄峽之間土沃人稀寇逋逃
者淵藪故四方豊穰是地因樂土少涉饑饉則皆強
負而往往而不得其所易以閧甚至延蔓之禍王石

俱焚已然者可覆視也計天叙之才假守兹郡誠爲屈而利害之較如此則思得其人以圖其易制其難者非大臣四方之慮乎天叙往哉尚思所以處之使民無土客咸荷帡幪則大臣之所以推轂

天子之所以簡命兩無負焉而吾黨今日願留之心將有大慰於異時者矣僉曰子之言是也天叙就道予因銓次群玉命工爲圖而併述作者之意以及區區不盡之懷而題曰城東叙别非敢不讓貴紀實耳詩自楊司刑而上皆同年其二人則進士鵬舉吾弟衡仲云

送吳養正南歸序

士之業舉進士者方其少也口念心惟志在必得故其用力之勤也淬礪刮磨忘其晝夜寒暑之變遷而其嚮望之切也閔閔焉如農夫之待穫及夫久而不得則其氣索然燼滅渣蕩往往以命自恕於是業愈踈而愈不可得故凡天下之士其得舉於時者多晚生後輩而壯而老者僅十之二三爾其得者非其用志不分持守不變亦未能也蓋用志不分則不以命自恕持守不變則所業益精古之人有蘇老泉者初舉進士不中再舉茂才異等不中其貧窘困抑甚矣

而不以爲意退而閉戶讀書居六七年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涵蓄充溢久之發爲文章遂以文妙天下爲校書郎迄今幾百年猶知有所謂老泉也則天下之事其不成於有志者哉臨安吳養正其先常山人自其祖占戎籍於臨安遂世家焉父以軍功爲百戶侯養正蓋在紈綺中者而其讀書爲文章乃兢自磨濯與寒士等雖累抑於有司而其向往之心不少沮今年以例貢禮部試　大廷第優等入成均得友天下之善士以知所不足乃復執弟子禮於安慶吳先生請卒

業焉覬奮翼京闈人亦固以是期之未幾爲建議者桊格不果而其志猶在也今將負笈還余友都臺經憲王君景昭少與同筆硯且有姻婭之好丐侍御諸君各賦詩贈之而陳君文靜復繪圖於上請余以序故語老泉之事俾知持其志終必有合焉者天下事成於有志者多矣而獨云老泉者其名著其事類也若景昭於養正友道之篤不以顯晦而異則亦可以於是乎得之

方伯吳公挽詩序

致仕方伯莆陽吳公卒於家凡宦跡所履及交遊縉

紳大夫聞之皆咨嗟嘆惜其賢不置乃各為詩歌挽之長篇短章充溢緗帙其子瑨者捧誦如見其親謂不可使無傳也請余序之夫心有所感而後形於言詩又言之成文也未易作者而哀挽之詩則出於哀心之所感故有悼惜傷悲之意而無溫厚和平之聲若古之哀詩類多孝子貞婦忠臣義士或生非其辰或死非其命而賢士大夫悼惜哀傷之不已而後形於言耳如公問其仕則伯一方問其年則踰七袠蓋可謂生順死安矣而挽詩之出於士大夫猶如此其固亦有所感於中者耶公謹飭剛方而厚於德者也

自爲舉子即以文學名隨所處士多執經遊其門既舉進士宰德興庶政克脩而尤以作人見稱於時凡被其誨迪者今萃爲公卿岳牧隱然負時望未幾擢貳瑞州守又數年擢守惠郡其在惠則勇於去惡仁敷惠流久之以憂去餞之人遮計其服闋競疏于上求爲守而不可得轉潮州秩滿擢叅政浙江布政司已而陞方伯不久即致仕其涖官臨政蓋務於澤民而不求人知者故雖負才美未能盡究於用而亦不可得而終掩也既歸林下足跡未嘗輕躡官府惟偕耆老倡爲詩社 有古真率風而其患難必救過

失必規又若非沉湮光景之爲者聞人一善喜於稱揚拯人之急恤人之災視疏戚如一故凡縉紳之士得與公交遊者未有不如飲醇而聞其風者狡偽獻其誠暴慢致其恭乃倏焉云逝後生小子於何考德而問業則其哀傷悼痛之者豈能自已耶此挽詩之所由以作也於乎讀是詩者雖未獲承頫接詞於公而足以知公懿德之感人而凡士之潔身飭行者覩之亦可以益勵其進脩之志矣公諱繹思字思用初號如始改號拙戒其歷履之詳有傳誌可考茲不得而贅云

榮壽圖詩序

封刑部員外郎月樓楊公明年正月三日屆初度之辰其子郎中尚綱適奉命有事浙省訃獲登堂稱觴爲壽乃先期丐善繪者爲圖將獻壽筵致祝而士大夫知之厚者謂尚綱曰人壽以百年爲期故自六十而上皆可曰壽今月樓公屈指甲子已歷四百八十有奇猶童顏鶴髮康強無恙不可謂壽乎世之壽者亦何限然未有獲沾一命於朝者即有之則得一官猶爲大幸而公則自主事至員外崇封美號不一而足而將來之加寵又未可涯而又有如尚綱者

萊衣絢綵拜舞庭下不可謂榮矣乎是圖也當命之曰榮壽庶幾紀實焉於是各賦詩歌書圖下方以侈其美而空其上方屬春序之春尚綱同年也同年有兄弟之誼古人恒世講之故春於公之榮壽尤悉蓋公世家蘇之嘉定槎溪性嚴毅剛方敦尚朴素不混流俗居嘗涉獵書史通大義有子五人俾各治其事凡米鹽錢穀一無所問惟爲園居第後築山鑿池構亭於中植竹萬竿遊憩其間曰此吾桑榆之侶也不可一日無環列名花異卉客至輒留留輒烹鮮挹芳賦詩暢飲爲樂若不知人間有所謂勢利紛華者每

鄉飲則邑大夫必敦請位大賓以為榮而公亦不辭非此不一詣公庭然則公之壽固非偶然耶而所以享其壽者又豈但久生於世而已耶古之聖賢論壽者必本於德信矣愚則以為徒有壽而非德則亦夫人耳不壽可也如公信古所謂有德而隱者譬如泰山喬嶽巍然里閈中後生晚進咸有所矜式敦薄俗於來今回淳風於往古蓋有尊官徹爵而無其清操隱行為世輕重者是不可不特書使登公堂者知公之壽不易致而凡得接公者又不徒見其峩冠博帶之榮而已也

送僉憲劉君成已任陝西序

國家百司庶府之置彪分職列而獨御史之在內按察之在外曰風憲者夫豈徒哉蓋憲法也盈天地間鼓撓萬物者莫如風風之起飄忽淜滂激颮熛怒大而折木擗屋小而揚塵偃草以至達勾萌發蟄伏惟其所觸未有能禦之者至于法之在天下也何獨不然世有僞言詭行者有棄德崇奸者有亂教壞倫者有慆淫虐慢於官有凶驁桀黠於鄉隨其細大蓋至夥也法咸得以繩之屈者可伸抑者可揚仆者可起故法之行無貴賤大小皆恇怯畏悚舌吐氣索是不

猶風之震湯衝擊夫萬物者乎御史者執是法於內者也按察者執是法於外者也則謂之風憲固宜以其義之大如此而責任亦隨焉故居之者豈易易哉杞之著姓有曰劉氏者以詩書之澤振於里閈而成已則又其頴出者也自成化庚子領鄉薦明年第進士爲朝邑令剛毅簡諒望之儼然不能巽節取媚故淹於外者逾十年逮弘治癸丑而後徵補內臺御史閱其爲御史則稽菜牘於南畿諸郡督鹽課於山西之河東具有成績近按恒山諸郡尤持風裁故其獲弊似激而不出於法其立節似峻而不背於公則

今之所謂良執法者非君孰與歸以是馳聲耀譽用薦爲陝西按察僉事　聖明之所以倚任夫豈無所槩於其間耶濱行同寅諸君屬余以言於戲歷底柱之險者不難于操舟歷邛峽之阨者不難於御車御史按察信今之所謂風憲也則以成已之賢其歷試於內既焯焯如此而將來之效有不可以預卜者乎成已往哉吾知其如徤者之升梯舉足益多而其升益高雖欲辭顯不可得矣

送揮使聶君仲輝襲職歸序

古人有言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豈其性然哉蓋子弟

承父兄之蔭厭膏粱服紈綺左右周旋無違其意者於是而驕心生矣驕則侈侈則縱欲縱欲則何所不至哉故非有卓乎特立之士鮮不受變於俗者而豐功偉績之建亘不易得其人也重慶衛指揮同知聶仲輝襲職以歸瀕行凡鄉之縉紳請余言爲贈仲輝貌恭而和言愿而信循循敦恪若出自寒素無少膏粱紈綺之習余甚喜焉其庶幾所謂特立者乎乃告之曰夫天生伍材民並用之兵之不可去也久矣肆今典則內則府部並置外則三司偕設而指揮之衛錯布分列於要害之郡凡以養兵而衛民耳其所係

蓋不輕而重也而官於其間者多以蔭不以勞勤其以蔭或勞勤者之皆賢固加於人一等矣而或非其人則於所謂養兵衛民之意不能盡知或知之而不能盡行於是驕侈縱欲之態往往競以爲高而不暇乎其他此天下之通患也於乎

朝廷之所以爵於我祿於我者果如此哉仲輝往矣其尚思所以振起於流俗也夫世之英俊欲顯是以聞於時者亦夥矣顧無其具與時耳無其具則志雖立莫能用無其時則才雖高不得行若仲輝者其職於一衛無所不統蓋有其具矣而又當

國家太平全盛之時則有建功樹業之志與才不患乎不能行而用之也仲輝往矣余日望之

送丘君季王令樂陵序

令親民者也以爲難乎則古之人有鳴琴垂簾不下堂階而卧治者以爲易乎則召父杜母歷世僅見而前毀後譽往往不能遽得乎人然則難易果安在哉大抵民之情有二曰好惡是也好善惡惡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好飽煖而惡饑寒是皆今昔之所同者顧上之人順其情何如耳旌别淑慝脩明教化除殲革邪發奸擿伏則好善惡惡之情得矣保伍連坐

重門擊柝儲蓄豫先捍禦災患則好安惡危之情得矣營繕以度繇役以時使之以佚道程之以餼廩則好逸惡勞之情得矣勸課農桑禁戒浮靡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則好飽煖而惡饑寒之情得矣否則反是如是而持之以敬行之以恕守之以勇則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吾未見有不得乎人者雖曰易可也不如是則所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吾未見有得乎人者雖曰難可也蘭陽丘君季玉少負氣節成化丁酉舉鄉進士第七人有司梓其文爲程式比入太學益淬礪其業不懈久之乃以例受樂

陵令同年友職方主事王君廷文諉贈於余盖季王廷文内兄也其言曰季王與走家食時同筆硯多聞好古毋委心焉而其學則有所受其翁頡敏博學始發鮮中州即典教咸陽繼令平鄉守淮安晉位山西湖廣方伯剛方清慎之操誨迪旬宣之績烜赫於時其仲兄伯王亦以進士歷給事中陝西叅議今復擢山西叅政世官其地亦僅有者而其名位方與未艾如季王者又發軔名科叅庸仕路其文與行亦可謂不失其世守者矣盍亦張而大之於戲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故古之名賢達宦一時聲跡非不光明倜偉

也而其後能自振起者恒不幾人余於季玉固竊嘉之而且樂聞賢哲之有後也雖然季玉以經訓菑畬承芳襲美既自掉鞅於功名之埸矣由是舉而措之則紹烈考之遺風蜚循良之英聲譬之居高屋建瓴水直易易耳而余猶有順民之說者則固愛莫助之之意也亦廷文之意也季玉尚勗之哉

送麻城尹聶君承之考績還任序

麻城於楚世號為難治邑然以余論之邑無難易顧在人耳古之稱難治者或赤子弄兵或大姓橫恣或攻劫流散令不能行威不能制信乎不易也然得其

人則閧然者以定囂然者以帖如龔遂趙廣漢虞詡之類是已況無難治之形而得其人焉何有乎難哉不得其人而曰難處之非其道服之非其心使其辯詰縱逸於尋常矩矱之外則自首善而往皆然無定所矣吾長壽聶君承之舉進士初令武昌武瀕江負山人多勁悍决烈承之至則聽决精明賦役有法而其除穢梳蠹惴惴焉無寧居閱數月而布以大和民懽然戴之皆曰豈天惠我民耶曷假侯以父母我也余往年歸覲道出蘄黃問親得其治狀頌聲於章縫野服之士竊嘗與之繼艤舟江夏則藩臬諸公所以

稱賞者不釋口未幾乃疏請移置麻城蓋麻城視武昌其民數里圖皆倍蓰焉有事亦如之麻城之人聞其至者皆讙曰是武昌人所仰而思之不可以復得者也而吾民何幸而奪之來而承之持其治武昌者治之而民之戴之者不異武昌信乎麻城非難治而治之顧在其人也令三年考績銓曹以例當復舊任邑人秋官舒君楚瞻大行董君嗣紳喜得遂其借寇之願也猥假余言敘行李春帶侍家君尹斯邑時方丱角亦能悉民情士尚之懿家君之政覆固不能逃於官評物論之下然自去邑距今二十年而人之嚮

往不衰而眷之所以蒙屋烏之念於縉紳大夫者尤至於乎是豈小子之所能致於人如此耶余固謂麻城非難治也則二君之見誘胃敢有言說爲辭惟承之之聲實已流不可遏行將被徵蒙遷荐歷通顯則

肅憲度於

朝端持風裁於天下乃其所固有而亦其所優爲者慎無忘今日治邑之心也充此心則其位日進名日高澤日廣無有乎難爲之官者豈特見麻城之不難治耶

送太守張君宗厚任吉安序

近吉安守闕其縉紳士相與論曰吾吉世恒號難治也而其實則非故往往守者畏其名卒莅以矯激苛刻無平易近民之政無拊循惠愛之方無禮義廉讓之化由是橫者益肆弱者益屈而治益難矣使得明察好惡如古之梁㩳正恤民疾苦如古之余安道大布恩信如古之李西美而猶有黠悍犷戾威不能懾化不能服者則謂之難治也固宜未幾銓曹舉于衆補以御史合肥張君宗厚則又喜曰吾儕所願欲藉以少慰者其在兹哉盖宗厚起家舉進士初筮仕尹瀏陽瀏陽莅楚長沙依負嶺嶽民多決烈強悍幾不

知有官府者宗厚之治簡賦斂崇教化来賢德鋤強
恭植廢墜誠心直道不事機防故甫三年民安于野
士安于學而強梗弗率者帖然無逮繫績最遂擢山
西道監察御史其爲御史則知之必言言之必當既
滿考遂按治貴州尤著偉績蓋本之以慈惠愷悌之
心而達之以通變宜民之政故所至有聲稱則今之
往也直充其所已行者而文何患乎庶績之不美前
脩之不可企及哉余聞而韙之夫吉安古吉州即廬
陵安成郡也其俗藝文儒術則稱於杜岐公文風之
盛則稱於周益公家詩書人儒雅則稱於楊炎正合

而觀之至今益不衰而獨以難治名何也以其難則前史所稱如梁如余如李者項背相望在國朝尤多豈其治之有異於人耶夫郡邑之難治莫先於無賢人尤莫先於無美俗蓋無賢人則雖有教化不易達無美俗則雖厲法令不能行如吉者可謂無而有之則以難治爵成績者豈非泥其名而不察其實之過哉余於是可為宗厚賀矣宗厚與余為同年相知深瀏陽之政固嘗聞之而貴州則隣吾蜀其激揚澄清之惠多波及尤所樂道君之垂休聲騰茂實以大樹勲業於將來也可屈指俟方思有以張而

大之而待御王君資傅輩又爲之請遂不辭讓而書之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一 終